

# 都市狀態與都市狀態

## ——生活方式之定義：再評釋——

——譯科肅葉——

【譯者按…本文譯自 Herbert J. Gans, "Urbanism and Suburbanism as Ways of Life: A Re-evaluation of Definitions", in Scott G. McNail, ed., "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", 3rd Edition, Boston: Little, Brown & Company, 1974, PP. 231-308. 這篇論文首次在一九六二年發表，可說是 Gans 的代表作，也是都市社會學或社區發展上必讀的古典文獻，全文尚有五十四個註釋，有興趣的讀者可再參看原文的註釋部分。】

當代社會學中，有關都市與都市生活的概念，大多建基在芝加哥學派的著作上，且其提要亦濃縮在 Louis Wirth 的「都市狀態為一種生活方式」(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) 的短文裏。Wirth 在那篇論文中，發展出「都市的狹義性社會學定義」(Minimum Sociological Definition of the City)：「都市是一個相對大的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社會異質性個人所形成的永久性聚落」。他從這些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著眼，推論出都市生活方式的主要脈絡。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在他看來，是創造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，而初級團體的關係，必然被一種非人際化的、孤立的、表面的、短暫的和掠奪本質的次級接觸所取代，結果，都市居民變成匿名的、孤立性的、世俗性的、相對性的、理性的和複雜的一羣。為了能在都市社會裏有所作為，他被迫的與人結合，以組織公司、志願團體、議會政體和非人際化的大眾傳播媒體。這些取代並整合了奠基於鄉村的和其他前工業化聚落上之

初級團體的生活方式。

Wirth 的論文已成了社會學裏的古典文獻，同時，很多文章的論述，也都忠實的循著他的定義與敘述來寫。然而，近年來的許多研究與論文，已開始對他的形式化陳述有了懷疑。此外，該文從一九三八年出刊以來，都市已產生了一連串變遷，特別是白種人向市郊低價位和普通價位住家的移居，以及工業的分散化。從很多研究發現和美國都市變遷的證據顯示，Wirth 的陳述是必須加以修改了。

我們做這樣的修改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，撇開它的標題和意向不說，Wirth 的論文所要處理的，與其說是都市，毋寧說是都市工業社會。Wirth 和其他都市社會學者一樣，其分析的基礎在於聚落類型的比較上，但卻有異於他的同事們所從事都市—鄉村之比較。Wirth 把都市和民俗社會形成強烈的壁壘，譬如，他對完全工業和工業社會的聚落類型之比較，使他的都市狀態理論涵蓋下的整個現代體制面，並沒有植基在民俗社會上。甚至於很多團體（例如志願團體），也絕不僅限於都市才有。另外，Wirth 在這篇論文裏，把都市居民概念，視為不講私交的、個別原子式的，以及對大眾運動感情脆弱的一羣；使人聯想到他的論文，是以大眾社會為基礎的理論論述。

Wirth 的許多結論，可能與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的瞭解有關，然而，從他的理論看來，所有的社會都是今日的都市，「他的分析，並沒有把都市中的生活方式，和現代社會內的其他聚落類型之生活方式區分開來」。在 Wirth 的年代裏，都市與非都市

聚落的比較，一直是成效卓著的，但在今日，都市（或社區）社會學的首要工作，對我而言，似乎是在當代聚落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分析。

本文屬於此種分析的一種嘗試，但僅限於現代都市和現代市郊的各種生活方式之區別。從這個觀點著手，再對Wirth的結論予以分析，我們認為，他對都市生活方式的特徵描述，只適用於（但不太精確地）說明內城居民的生活方式。內城之外的都市居民，以及大量的市郊居民，都過著一種我所說的「準初級」（Quasi-primary）的不同生活方式。這樣的命題，引起了某些都市和市郊概念上相互排斥的難題，並且也帶來了一個更大的問題：聚落概念和其他生態概念對生活方式的解釋是否有用？

## 內城

Wirth認為，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，可從兩種社會後果來解釋其都市生活的重要特色。一方面，不同種族的居民羣聚在一個小社區裏，而同質性的種族就和其他種族的居民隔離而居，形成一個明顯可辨的鄰里。另一方面，由於都市居民之間缺乏空間距離，以致於在他們的社會接觸裏，自己摒棄了自己原有的社會和文化模式。同時，也加速了同化與涵化的步調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熔爐效應」（the Melting Pot Effect）。Wirth的言外之意是說，熔爐效應遠比隔離趨勢還要強而有力，同時，他也推論說，都市優勢的社會、經濟與政治體制所產生的壓力，將毀掉初級團體的關係。最後，

都市的社會體系，將類似於Tönnies所說的「結合社會」（Gesellschaft）——一種Wirth覺得不好的生活方式。

因為Wirth所看的都市，是大眾社會的原型，是從民俗社會模糊而有距離的觀點下檢視出來的都市——可以說是一種從望遠鏡裏看到的錯誤目標。所以，他的都市生活觀點實在不足為奇。此外，Wirth的理論是植基於他的芝加哥同業者的經驗性著作上。誠如Greer, Kube和Wilensky所說的，芝加哥的社會學者共同處理的重點，大多集中在內城的研究上。那時候，有歐洲移民新浪潮下蜂擁而至的貧民窟、無炊公寓區和陋街地區，也有波希米亞（Bohemians）住宅區和黃金海岸高級公寓區的居民研究。Wirth本人所研究的對象，是芝加哥內城「麥士威猶太人街」（Maxwell Street Ghetto），這個猶太人鄰落，後來受到居民彼此涵化與流動而呈分散的現象。Wirth在他的短文裏強調，這幾個地區具有都市狀態的某些特徵。

### 三點置疑

Wirth把都市看成結合社會的說法，必然會引起三點置疑：第一，結論部分可說是源自內城的研究，但卻不能因此而概括成整個都市地區的分析。第二，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（或公開的否認）Wirth所說的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，是社會影響的結果。最後，即使它的因果關係能被檢證出來，但它也可能顯示出，從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上來，都市居民的重要比率，一直是獨立於這些影

響因素之外的，而這些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，一方面，可能被都市居民帶入都市裏，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在它們的居住區內有了新的發展。Wirth認為，都市人口是由異質性的個人所組成，它把傳統的社會體系給撕裂了，卻無法發展出一種新的體制來，因此，也就犧牲了都市的秩序。然而，事實上，內城人口佔了相當顯著的比率，而且一直是由獨立的個人所組成的。Wirth忽視了這羣人主要由比較同質性的團體所組成，具有社會上的和文化上的住家生活特色，是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的後果。這種說法比較適用於內城居民的說明，因為他們是構成整個都市人口的大多數。

內城人口的社會與文化上的住家生活特色，可由內城居民的五種類型之簡明分析予以描述，這些類型是：

- ①「四海為家者」（the "Cosmopolites"）。
- ②單身或無子女者（the Unmarried or Childless）。
- ③「種族鄉民」（the "Ethnic Villagers"）。
- ④「被剝奪者」（the "Deprived"）。
- ⑤陷入下層階級者（the "Trapped" and Downward Mobile）。

四海為家者，包括學生、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和演藝人員，還有其他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。他們居住在都市裏的目的，是為了能接近特殊的「文化」設施，因此，只好住在都市核心區的周圍。許多四海為家者，常是單身或無子女者，只有少部

分的人，可能在都市裏頭育有子女，特別是那些擁有收入能力，而足以僱請傭人或女家庭教師者，更是如此。稍微富裕點的家庭，可能會搬到市郊去，以便撫養他們的子女，他們一直是生活在相當困苦之環境下的四海為家者，而其中又以居住在中下階級的市郊人為最。許多有錢有勢的人，也可能是四海為家者，雖然，他們可能少說也有兩個住家，而其中一個又在市郊或準郊外區（譯按：所謂的「準郊外」(Exurban)是指比市郊更外圍的地區）。

其實，單身或無子女者，有必要把它劃分成兩個次類型，其劃分的標準，在於他們身分上的變與不變。暫時單身或無子女者，住在內城的時間很有限。年青的成年人，可能會合租一幢公寓，而這幢公寓則是遠離他們的父母親，或接近工作或休閒活動機會的公寓住宅。在他們結婚之後，他們會盡可能的搬到最好的公寓裏，生活在一個比以前更好的鄰里，如果能力允許的話，他們會再一次的離開原居地，和一兩個新生兒居住在外城或市郊的地區。而永久單身者，則會盡可能的留在內城裏討生活，他們的住家情形完全要看他們的收入而定。

「種族鄉民」(Ethnic Villagers)，是指居住在像紐約東區低收入住宅區，那種內城鄰里的種族團體而言，他們生活的某些方式，是歐洲農民和波多黎各村民的方式。他們儘管居住在都市裏，但是除了他們的農場、工地之外，本身是孤立的，孤立於大多數都市文明的重要接觸之外。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和Wirth所強調的親屬和初級團體的關係，缺乏匿名性與次級團體的接觸，正式組織的微弱

，以及對外來陌生事物和陌生人的察覺性，都與都市狀態顯然有所不同。

前兩種類型的人所以居住在內城，是自選的，第三種類型的人居住在內城，則部分是出自必然，而部分是因為傳統。至於最後這兩種類型的人所以居住內城裏，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。「被剝奪者」(the Deprived)在人口中是：窮困潦倒的人、感情挫折者或其他被差別待遇者、破碎家庭，以及最重要的是非白領階級者。都市裏的這些居民，別無選擇的住在快要坍塌的房子和陰暗不良的鄰落裏，而這些都是他們在房屋市場交易下所獲得的轉移品。儘管他們之中的某些人，住在貧民窟是為了求得隱匿之所，或者把它當作暫時的旅站式住家，為的無非是能儲蓄省錢，以便日後能在外城或市郊區，擁有一幢自己的房子。

經濟地位「陷入」下層階級者(The Trapped)，居住在無居住地使用權或下層階級移入者侵入鄰里上，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搬離，或者是限於他們目前的處境之故。社會階級「向下流動者」(The Downward Mobiles)是一個有關的類型，最初，他們可能生活在高階層的社會地位裏，但在後來，社會經濟階層被迫下降，於是，他們又得重新調適其社會地位。這些人以老年人為多，靠著微薄的養老金來度過他們的晚年。

這五種類型的人，都居住在稠密且異質的環境裏，而他們過著這種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，實在很難看出密度和異質性，如何能夠用來解釋他們之間共同影響力。此外，除了後面這兩種類型是孤立

的，或與他們的鄰里是分開來的之外。這和Wirth所描述的那種受到社會後果影響的情形也大異其趣。

人們生活在一起的判準，與其說是單純的共同居住，毋寧說是植基在社會的連結上。他們可能會築起一道無形的社會柵欄，而無視於和他們的異質性鄰居，作形體上的接觸，種族鄉民就是最好的說明。然而，有很多的種族團體，常會羣聚在一個相同的鄰里裏，透過各種不同的社會方法，來達到彼此「孤立」的目的，Wirth本人對這點認識是：「兩個團體，能夠生活在一個既定的地區，而沒有喪失掉他們個別的認同，是因為彼此都容許對方住在他們的生活圈裏，而且也都由地對人存有不安和把對方理想化的想法」。儘管這是事實，但子女們居住在這些地區，卻常常會忘了他們的父母親一度為他們所築起的社會柵欄，至少要到青年期之後，他們才會有所察覺。令人疑惑的是，他們的涵化是否被看成熔爐效應？從外國流入這些地區的墨西哥，是否與美國文化普遍影響下的情形一樣？

四海為家者、單身和無子女者，過的都是隔鄰而居的生活。四海為家者所以會有不同的次文化，是因為他們不關心或沒有興趣於和他們的鄰里，做那種在他們看來，幾乎是很表面性的接觸，這種情形多少有點像種族鄉民。單身和無子女者所以隔居於他們的鄰里之外，是因為他們的生命週期的階段裏，沒有例行化的家庭責任，有的是與地方性社區的某些關係，在居住地的選擇上，這兩種類型的，並不關心他的鄰居，或地方性社區設施的效用與

品質。至於富裕者，則可能會擇居在昂貴的公寓住宅，或靠近貧窮的鄰里社區，而在有了子女之後，他們就會把子女送到有效與其鄰居孤立的特殊學校和夏令營去。此外，這兩種類型，特別是單身和無子女者，一旦生活有了轉變，他們就會很明顯的住進高級住宅區，藉著本身的流動，再加上他們的鄰居水平，使他們和該鄰里形成一種普遍分割的格局。

被剝奪者和陷入下層階級者，似乎是受到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結果的某些影響。被剝奪者蒙受相當嚴重的過度擁擠現象，但這是一種低收入、種族歧視和其他差別待遇的結果，並不能說是都市生態組成上的必然結果。因為被剝奪者並沒有居住的選擇權，他們都是被迫生活在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鄰居之間，如果家庭對抗鄰里變遷風潮的防衛力薄弱，就好比是破碎家庭、階級向下流動者的人一樣，父母親可能因此而使自己的子女喪失「市街」(the Street)的文化。一旦有比他們條件更好的鄰居搬進來之後，繼續留在那兒的被剝奪者，就成了不幸的人了；因為他們還得再一次忍受鄰里變遷結果的異質性問題。

Wirth所描述的都市生活方式，最適合於變化無常的內城，這種地區是典型的異質性人口區，部分的原因是起於他們的居住區，是一個變化無常的地區，受到無法要求同質性鄰居，或被剝奪者沒有居住選擇權，或者可能是他們本身具有完全流動之本質的影響。在變化無常與異質性的條件下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只須藉著部分角色，就可以獲得地

方性事務的瞭解，因此，他們的社會關係，就很自然的表現出一種匿名性、非人際性和表面性的特色。

照此看來，Wirth所說的都市狀態概念之社會特徵，與其說是人口數量、密度或異質性，毋寧說是住宅的不穩定結果。事實上，異質性本身是住宅的不穩定的一個影響結果，當變化無常的原因匯成一團，房東與房地業者就終止了他們的看護工作（指的是鄰里同質性社區的看護）。住宅的不穩定在每一個聚落區裏都有，同時，我們也可以推測說，它的社會後果在每一個地方也都相似，而這些影響的後果，並不能把它們全看成是都市生活的同一種方式。

## 外城與市郊

Wirth描述說，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的第二個影響，造成了同質性者卻被隔離成不同鄰里的格局。站在「工作地點與性質、收入、人種與民族特徵、社會地位、口味、嗜好與成見」的基礎上來說，這樣的描述只適合於外城的居住區。儘管這些地區容納了大多數的都市居民，然而，Wirth對他們的研究分析卻不甚詳細。因此，他是清楚的使都市狀態的社會心理層面成了優勢的研究取向。

因為現今的鄰里研究趨勢，主要是擺在內城的外來區域之研究上，而外城較為典型的住宅鄰里之研究，反而很少為人所知。證據顯示，這些地區的生活方式，和Wirth所描述的都市狀態之相似處極少。以Wirth本人所描述的和個人所觀察的研究

問題來說，我認為，這些鄰里生活方式的共同要素，最好的描述就是「準初級關係」(Quasi-primary)，我用這個名辭是為了釐清鄰里間的關係，從這些關係的強度和頻率看來，其互動情形，比次級團體的接觸還要親密，但較初級團體的接觸來得慎重。

實際上，只有少數次級關係，因為經濟體制和工作地點而與住宅鄰里隔立。甚至於店員、商店老闆和其他地方公職人員，住在該區的人都會被看成是自己的熟人或朋友，除非是社會地位和別人大大不同，或者是被迫以公司職員身分而把顧客看成經濟單位者。志願團體所吸引的只是一小撮人，此外，許多組織性的活動就是一種交際性的活動，而且往往也很難完成志願團體的「事業」，因為成員所喜歡的是社交性，因此，在組織或鄰居間的互動，並不適用於都市生活的次級關係模型。居住在這些鄰里的人都知道，簡直沒有所謂的匿名性、非人際性或隱私權這回事。事實上，美國的都市有時會被描寫成許多小城鎮的集合。這樣的描述倒有些真實，特別是在把都市比喻成現行的小城鎮，那的確要比反都市的評論家的不實建構來得實際些。

戰後的市郊居民代表的是當代準初級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特型。由於「聯邦住宅管理局」(FHA;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)之助，使得實質收入增加，並且相對提供了房屋所有權，中下階級的家庭和上層工作階級者，目前已能住在低密度小社區的現代單戶家庭裏，當然，優先有此機會者，只能算是上層階級或中下層階級的人了。



大眾化的著述所描述的市郊和社區相類似，而且在人為的支配下，常常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蔓延不絕，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說，從都市遷移到市郊的結果，開創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應該考慮到以前的都市人的行為及其人格的變遷才是。我現在以新澤西州利未特城（Levittown）所蒐集到的資料，做一下初步性的分析，從都市外移到中下階級為主在市郊區，結果，對大多數人而言，並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的行為變遷。另外，變遷的發生並沒有反映出，從一種變化無常的都市或市郊公寓建築的社會隔離，一變而成單戶家庭住宅之鄰里的準初級生活方式。同時，很多人的生活之所以有變遷，據說是因為變遷已成了他們的預期目標。在移入之前，他們已有了這樣的渴望，或者對此已有了某種理由使然；換言之，市郊本身在生活方式上的創造並不多見。這和 Betser 近年來對工人階級遷移到市郊區的卓越研究之所述結論相似。

## 都市與市郊的比較

如果都市與市郊地區間的相似，在準初級的生活方式上，而且，如果都市居民移入市郊之後，行為上並沒有經歷任何重大的改變，那麼，這樣說似乎合理的，那就是這兩種聚落間的生活方式，有被過分詮釋的嫌疑，因此，都市與市郊之間，事實上仍保有不同的物質與人口統計上的差異。然而，經過嚴密的審視之後，我們發現，從居民的生活方式來看，這些差異的很多結果，既好像有點道理又好像有些重要了。

都市與市郊居住地之間的不同，最常列舉到的有：

① 市郊較像是大眾住宅區。

② 市郊遠離工作地，並扮演了中心商業區的便利所。

③ 市郊比都市居住區還新，還現代化，同時，它們的設計與其說是為徒步者和大眾運輸系統形構的安排，毋寧說是為汽車著想的设计。

④ 市郊的家庭組織，與其說是多元家庭，毋寧說是單一的家庭結構，因此，該區是一個低密度區。

⑤ 市郊的人口較為同質性。

⑥ 市郊的人口在統計上是不同的：他們較為年輕；他們較多人已婚，他們有較高的收入，而且，他們佔有較高比例的白領階級工作人口。

大部分的都市鄰里，擁有市郊不相上下的大眾住宅區，只有在少數較為老舊的內城裏，工廠和辦公室一直還在住宅區的中心，甚至於在此工作的很多職員，也並不是居住在該鄰里的人口。

事實上，市郊距離中心商業區較遠的說法，只有從空間距離而非時間行程的考慮才能當真。此外，大多數的人，除了工作地點之外，極少使用到市中心的設施。市中心的商店，似乎也把他們的最在吸引力，放在中上階級者的身上；同樣的，典型的都市娛樂設施，也可能是這種緣故。青少年和青年人的第一次約會，他們會盡可能的選擇電影院做為約會的場所，但博物館、音樂廳和演講堂所吸引的對象，主要為中上階級的購票者，而這些設施大多

設在市郊區。

市郊在仰賴火車和汽車的運輸之後，酒類消費量、性生活和為人父母之責的改變結果，產生了一種新的想像性民俗。然而，這些結論，有很多是選自高收入市郊和準郊外的描述，同時，在這種廣告業和展示業的狂熱性職業下，其反應出來的工作緊張，遠比住宅的影響為大。事實上，中上階級的家庭主婦，為了能讓自己的子女沐浴在適當的教育設施之下，她就必然要成為一位會開車的司機才行。然而，對我而言，這種走路到街隅轉角處的藥店和開車到市郊的差異，在情緒上、社會上或文化上的重要性，似乎不能相提並論。此外，在不斷減少的大眾運輸系統使用者看來，即使是住在都市裏的許多年輕人，現在過的還是一種完全自主的生活方式。

事實上，在社區變成市郊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，市郊最初還是一個政治界線的形構，範圍較小。這影響到政治議題的種類之發展，同時，也多少少的為公民的參與權提供了較大的機會。即使如此，住市郊就如住都市一樣，少數人所從事的才是職業政治家、關心經濟的商人、律師和推銷員，以及受較好教育的中層階級和中上層階級意識型態之推動者。

有關密度和住家類型差異的社會後果，似乎也有高估的嫌疑。單戶家庭住宅為了便於子女上的看管，蓋的是相當樸素的都市人住宅，這也就是為什麼中產階級婦女，要搬到市郊來照顧其子女的一個理由。住宅類型或多或少也影響了鄰居之間的關係

，執此之故，鄰近的屋主，反而比一幢公寓住宅裏的不同樓房客，更有機會看到對方。然而，如果房客的特徵亦維持不變，那麼，實際上的社會接觸之差異就極不明顯了。居民的同質性之判明，社交性的因素，會比親密度更為重要。如果是異質性的人，那麼，鄰居之間的社會接觸就很少了，不管是在公寓住宅大樓的，或在單戶家庭住宅區的，其情形一樣，如果是同質性的人，那麼，他們可能會有更多的社會接觸。我們只要把位在變化無常、異質性鄰居的公寓住宅，和單一種族團體所居鄰居的相同結構住宅加以對照，就可以發現到，前者是一座孤立的、匿名的大廈；而後者則是一個忙亂喧囂的小型社會。我在市郊地區也會觀察到類似的模式：同質性的居住區，他們會變成社交性的團體，而異質性的居住區，他們連交換式的點頭寒暄也少之又少。

市郊在住宅類型上，通常被描寫成比都市還要具有同質性的地方，但是，如果把它拿來和外城比較，那麼，其間的差異就小得多了。除了富裕的屋主之外，大部分的內城居民，都居住在相當齊一結構建築的地區裏，例如，在費城(Philadelphia)和巴提莫爾(Baltimore)綿延不絕的街屋，或在芝加哥數不盡的兩層樓與六層樓的公寓住宅區。它們和新市郊的不同，就在於它們的建築屬於較為舊式的大眾建築而已。當然，市郊是一些擁有單戶家庭住宅權者優先考慮的地區，儘管他們在大多數的美國外城區，亦擁有很多的房屋所有權。

就人口統計而言，整個市郊都明顯地比所有的

都市來得有同質性。雖然可能不比外城來得明顯，但是，除了特殊的鄰里之外，整體而言，人們並不想住在都市或市郊裏頭。生活方式的分析，必須考慮到同質性人口在鄰里區限下的界定，是以居民的社會接觸之程度而定。這樣的分析，無疑的將指出，許多在都市與市郊的鄰里，都是同質性的團體。鄰里的同質性，事實上和住宅類型、密度或都市特定區等因素，可能相關性很少或無關緊要。新興的鄰里比舊式的鄰里更具同質性，因為舊式鄰里既然未經居民的變更重組，所以，往往也就為異質性人口聚集的地區。低價位和中價位的鄰里，通常會比高級住宅區還缺乏同質性，因為它們吸引的是職業上或居住上極端流動的家庭，以及剛剛起步的年輕家庭，而這些家庭，只要能夠爬升到高收入中的地位，終將再搬到較高身分者居住的鄰里，到其他較有同質性居民特徵的鄰里去。此外，這樣的地區，擁有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，足以降低或防止外來移民的侵入。最後，位在種族或宗教團體移動路線上的鄰里，也可能是擁有高度同質性的地區。

都市與市郊之間的人口統計差異，並不能當作問題來看，特別在市郊吸引了大批中產階級有兒童的家庭以來，更是如此。然而，如果只把市郊拿來和外城比較，那麼，許多的差異都會因此而減少。另外，詳細的比較過市郊與外城住宅區之後，我們將會發現，同質性的鄰里在都市與市郊都可以找到。再說一遍，地區的年齡和住宅的價錢比地區的位置，在人口統計特徵上，更是我們所應重視的決定因素。

## 特徵、社會組織與生態

本文的前面幾節，可以摘要成下列三個命題敘述：

述：

①就生活方式而言，內城必然有別於外城與市郊，而且，後面這兩種類型的生活方式，與With所描述的都市狀態之相似關聯性很小。

②即使是在內城，和With所描述的情形兩相比較，其生活方式的類似程度也很有限。此外，以經濟條件、文化特徵、生命週期的階段，以及住宅的不穩定來解釋都市的生活方式，會比人口數量、密度或異質性的瞭解來得令人滿意。

③都市與市郊之間的物質及其他差異，對生活方式而言，通常看起來要不是似是而非，就是沒有太大的意義。

這些命題顯示，都市與市郊的概念，既非相互獨立的，也不是瞭解生活方式上特別有關的概念。它們（還有）人口數量、密度和異質性，是生態學上的概念，用以描述人類適應環境的情形。然而，它們都不足以解釋社會現象，因為社會現象的瞭解，並不是單單以生態過程的影響，就能瞭解的，因此，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其他面向的解釋才行。

假如研究的對象缺乏「抉擇」(Make Choices)的能力（他們可能是植物、動物或人類），那麼，社會生活的生態解釋大多可以適用。但是，如果住宅的數量不足，那麼，人們將可能隨處而居，而且別無選擇的棲居在困境之下，例如生活在災害區裏的已婚者與單身漢、老年人與年輕人、中產

階級與工人階級、生活穩定者與生活不定者都可能發覺到，不管是誰都能適應環境，而且適應得很好，同時，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可說是對環境的直接反應。如果住宅和鄰里的供應可以有效地取捨，大家都將抉擇，但是，他們能否抉擇和滿足於這樣明顯的「需求」(Demands)，那就要看房屋市場是否有所回應而定」。

選擇與需求之間，並不是獨立的或任意發展的關係；它們是人們在社會體系裏扮演角色的目的。根據人們所有的「特徵」(Characteristics)，最能瞭解到這些現象了，換言之，在構成生活方式的角色裏，人們所表達的選擇與需求之特徵，可以看成是指標的顯示。儘管有很多特徵，會影響人們有關住宅和鄰里的選擇與需求，但是，更重要的似乎是「階級」(Class)的特徵(包括所有經濟的、社會的和文化上的每一個要素)與「生命週期的階級」(Life-cycle Stage)之顯現。人們要是有機會選擇住宅與鄰里的種類，以及選擇他們在此定居後的生活方式，那麼，這兩個特徵將是大有價值的解釋因素。

以前有很多有關都市與市郊生活方式的斷論，現在我們可以拿階級與生命週期的階段特徵來分析，譬如，在內城裏，單身與無子女者的生活所以和鄰里隔居，實在是因為他們的生命週期的階段之故；而四海為家者，則因為生命週期的階段之混合，以及特殊但無階級基礎的次文化所致。被剝奪者和陷入下層階級者之生活方式，可以拿低社經水平和有關差別待遇的因素來解釋。準初級生活方式和家

庭生命週期階段的活動範圍、孩童教養與為人父母之角色有關，這在上層的工人階級、中下階級，以及中上和上層階級的非四海為家者身上都可以發現到。

根據這些特徵看來，最能瞭解到所謂市郊生活方式的屬性了。新的郊外風貌，無非是年輕人、上層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者生活方式的高度展現。Ktanes 和 Reisman 適切地把它描寫成是「維繫舊價值的新住家」(New Homes for Old Values)。許多有關郊外人的描述性與批判性的著作假說，只要新興的郊外居民生活在都市裏，那麼，他們的舉止就會像是中上階級的四海為家者，而且市郊的生活方式，也使得他們因此而染上了一層神祕的色彩。批評家並未看清郊外人的行為與性格之模式，因為他們所看到的，實際上只是郊外人的階級與年齡之層面而已。只要他們還在都市裏，這些模式就可以從新興的郊外人身上察覺到，同時，只要他們的好友羣仍住在那裏，那麼，他們現在就可以從他們的好友羣身上觀察到(如果在批評家和研究者看來，他們的好友羣顯然是郊外人的話)。

不論都市或市郊的居民都一樣，用「特徵」的概念，並不能解釋生活方式的所有層面。因為它們是獨立於特徵之外的，所以，某些層面仍須以社會組織的概念來解釋。譬如說，準初級生活方式的某些特色和階級、年齡成自變的關係，因為他們是以土地和居住的連結、鄰近關係的接合，而從角色與情境下創造出來的生活特色。同樣的，住宅的不穩定，是一種普遍的過程，可能因而產生了一連串的

變遷後果。然而，在每一個實例裏，人們的生活方式，也會隨著他們的特徵之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所以，它具有生態上的過程。無疑的，都市與市郊聚落的生活方式間是有差異的，我們的分析基礎，就在於居民特徵所保有的行為模式上，同時，這樣的在析，必然要歸因於聚落類型的特色。

特徵並不能解釋行為的因果關係，它們反而是循社會所創造的和文化所界定的角色、選擇與需求而形成的線索來走。因果性的分析，必須找出它們背後較大的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體系，該體系決定了角色扮演的情境和選擇與需求的文化內容，以及達成其成就的機會。這些體系，決定了收入的分配、教育和職業的機會，同時，也改變了生育模式、孩童教養方式，還有消費行為的全盤方向。因此，有關內城被剝奪者的生活方式之徹底分析，不能老是停留在用低收入的影響、教育的缺乏或家庭的不穩定來涵蓋其全部。它們必然與低薪資工人的都市經濟「需求」(Need)和房屋市場業所限居住選擇的條件有關。都市經濟在國家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影响之下，有逐漸轉變的趨勢，這種現象在地方性和區域性的生態過程下，也引起了同樣的變化。但是，我們必須瞭解到一點，當人們獲得對自然環境較大的控制之後，已能夠從許多環境的決定與限制下掙脫出來，因此，地方的運輸技術改變了，由於工業力而能為所欲為，同時，美國社會也相對的富裕起來，愈來愈多的人可以增加住宅的選擇機會，愈來愈多的有效選擇機會，那麼，特徵的概念，也就變成瞭解行為愈來愈重要的考慮因素。

必然地，研究社區生活方式，必須從特徵的分析著手。如果這些特徵是必須處理的，而且也是不變的，那麼，我們可能會發現，行為模式可以歸之於聚落的特色及其自然環境。可能的話，我們寧可把外延都市和市郊看成是自變項（而不是應變項或中介變項）來解釋都市的生活方式，因為這樣的解釋，對我們而言，可能會較好些。

這種分析法，可能有助於我們調和生態上的和行為與文化上的觀點，而且，也可能因此終止了概念主張所堅稱的任何一種解釋間的衝突。這兩種解釋，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，同時，未來的研究與理論，也必須闡明它們在分析各種聚落生活方式上的個別角色。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基礎，是其應用社會學的有效性（例如都市計畫的應用）。計畫者可以針對都市空間和物質設計上的變遷而提出忠告。他也可以透過物質上的解決，來企求達成社會的目標，或者改變社會的條件。他可能對生態上解釋有益，因為這些行為和現象有關，而這是他可能引用的。譬如說，大多數的計畫者，都有同意With的詮釋之傾向，他們強調，人口數量與密度，遠超出計畫者所能控制的某種範圍，假如內城不良的社會條件，能夠順著這兩個因素來發展，那麼，計畫者就可以提出大規模的整頓計畫，而該計畫將採取降低都市人口量和達成較低居住密度的目標。經驗告訴我們，公共住宅計畫，已明顯的達成低密度的構想，新式建築或現代用地計畫，並未排除反社會或自我毀滅的行為，因此，特徵的分析，將喚醒我們注意此一事實，意即該行為若在低社經地位和種族歧視之剝奪地提出，那麼，只要把這些剝奪地的損

失去除掉，該地很可能就因此而有了改變。反之，如果這樣的分析，還有其他的行為無法顧及的話，那麼，我們就可以把它歸因於生態上的過程，或是住宅與鄰里的物質層面。計畫者可以因此而忠告說，物質的變遷事實上可能會影響行為。

### 定義的再評釋

在此所陳述的見解，含有社會學的都市界定之意涵；這種定義下的生活方式，與都市聚落的環境特徵有關。但是，如果生活方式無法與聚落類型相符，而且這些生活方式，與其說是聚落的生態屬性，毋寧說是階級與生命週期階級的功能，那麼，此時的社會學都市界定，就不能用這樣簡單的詮釋方式。像這樣的都市與市郊概念，可以在我們的每一種物質的和人口統計上的聚落裏分辨出來，但是，這種生態的過程與條件所處理的，對生活方式而言，並不是直接的或固定的結果。因此，社會學家就不能說這是某某都市或某某市郊的生活方式。

### 結論

在此所做許多論述，和With的說法一樣，都可能受到時間的限制。二十年前，With推論說都市狀態的某種型式，終將在所有聚落類型中占優勢。他寫作的時候，正值移民的涵化與經濟極端蕭條期，那是一個極無選擇的年代。今天，顯而易見的，高密度、異質性的環境，是很多人的臨時住地，除了公園大道（the Park Avenue）或格林威治村（Greenwich Village）的四海為家者之外，大多數的人與其說是出自選擇，毋寧說是必然的結果。他們一旦有選擇的能力，大多數的美國人，都

會朝著外城或市郊區發展，選購一戶屬於自己的家庭住宅，過著一種低密度鄰里的準初級生活方式。

國家的經濟與政府住宅的政策之改變，可以影響到住宅的供給與需求量，譬如說，都市的擴展，最後可能凌駕目前的能力，而且企圖以運輸系統，促使工人向都市運動，進而預先安排工業的集中化，以及改變工作與居住間的整體關係，現階段都市更新活動的推廣，或許可以刺激許多四海為家者從市郊裏回來，然而，徹底變遷的更新政策，可能要從被剝奪者的住宅條件之改善開始。嚴重的經濟蕭條，可能會使美國再一次成為一屋數主的國家。

這些事件，將影響到住宅的供給和居住的選擇，它們將顛挫，但不是壓住追求準初級生活方式的需求。然而，國家的經濟、社會和文化之變遷，可能影響人們的特徵（例如家庭大小、教育水準，以及其他與生命週期階段有關的伴隨特徵）。這些特徵的改變，將刺激需求與選擇的變遷。譬如，大專畢業人數的增加，可能就是四海為家者階級的增加。這個改變，可能製造出一大羣都市居民，雖然它可能只不過是在某些市郊區，促成了四海為家者設施上的發展而已。

在都市社會學和社區的研究上，目前再度興起的興趣，加上社會學者對都市計畫漸增的好奇心，或許更有可用的資料，來陳述聚落及其生活方式間的較適當理論。我們把考察結果，展現在這篇論文裏，其目的是在凸顯出幾個問題而已，因為它們只能以較有系統的資料蒐集，以及用較有系統的理論化，予以回答。

【本文譯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】